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主编 / 彭树智

ZHONG DONG GUO JIA TONG SHI

东国家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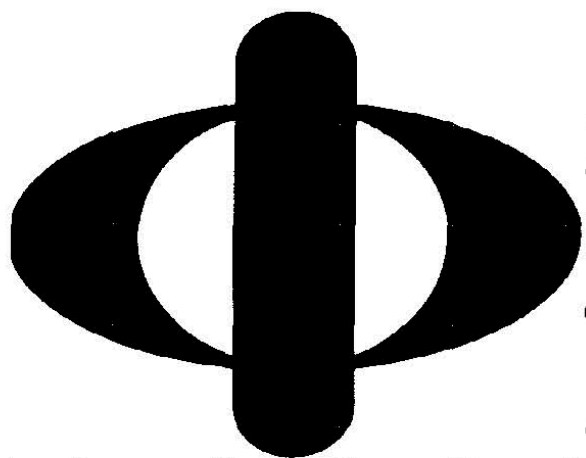
也门卷

郭宝华 ▽ 著

YE MEN JUAN



商务印书馆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主编 / 彭树智

东国家通史

也门卷

郭宝华 ▽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国家通史 也门卷 / 彭树智主编; 郭宝华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3952-5

I. 中… II. ①彭… ②郭… III. ①中东—通史 ②也门—通史 IV. K7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794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DONG GUOJIA TONGSHI

中东国家通史

也门卷

彭树智 主编

郭宝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952-5/K·787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4 插页 6

定价: 27.00 元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

彭 树 智

我在写《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的时候,想到 1964 年翦伯赞先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的讲话。他说:“凡搞通史的人,似乎都懂得一些历史事件。但搞通史有搞通史的任务,所以对历史上的不少考证,必不可少地要依靠对个案深入研究者的劳动成果。我们搞通史的,向来尊重搞断代的,或搞专题研究的。”

这是指中国通史而言。对于世界地区通史,国家通史个案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基础工程。中东地区国别通史,同样是中东通史的基础。用文明交往论对中东各国通史进行个案研究,既包括断代,又包括专题研究,更主要地是在综合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从而理出发展的总脉络。

《中东国家通史》就是 13 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每卷以一个国家或国家群所组成。在每卷之前,均列叙意如下。

—

现代中东国家体系由整个亚洲西部和北非的埃及共 18 个国家组成。这个国家体系是《中东国家通史》所述说的范围。

根据完稿计划先后顺序排列,《中东国家通史》包括以下各卷: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三页内容。

此外,中东各国通史的撰写,对于各个中东国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内在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会有系统理解,对于时间、空间的变迁和世代兴衰的更替会有理性认识,从而可以为中东地区史打下更厚实的基础。

迄今为止,把中东地区各国的通史,集中于一套多卷本的系列丛书之中,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撰写的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按照多卷本编著要求,各卷作者都注意世界及中东的宏观背景,并用中观视角,对各国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学术、艺术、科技、地缘环境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这样,可以扩展对中东地区的视野,丰富中东史的内容,活跃和深化对有关中东史许多问题的思考。入史的众多事实和历史细节,也是增强厚重的历史感、正确认识中东历史和作出科学评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通过以上对中东各国通史研究的分工合作,既可以保持每位作者在各自撰写的国家通史中的个人思想、风格的独立性,在体例和角度一致的前提下,各卷之间也可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

四

《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从理论线索上说,是文明交往论。

我在《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序言中,谈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时,曾引用了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关于国家和文明交往的一段话。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述》中写道:“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如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两页内容。

反相成的双重内容,前者是整体性趋势,后者是主体间交往的平等性,必然的趋势是发展主体的多极化与平等化。

文明交往论是互动合作论。在历史互动沟通的双向或多向交往过程中,在古代文明的原始交往、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交往,特别是今日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文明交往历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互动和多向因素的逐渐增强;

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文明交往的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在趋向上日渐摆脱野蛮而逐步文明化,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宗)教际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合作的“我”;

文明交往论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赞赏,是怀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襟怀和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人性追求,归根结底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己文明的理性探索和全面理解;

文明交往论所研究的基本课题是对世界文明交往发展规律的认识。例如,文明交往中出现的不平衡性问题,其中包括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文明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在进程中表现为文明交替超越性、先进与落后的互变性。再如,文明交往中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的价值和命运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古代世界文明兴衰和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总之,人类文明交往是一个历史进程,因此,从广义上讲,它是

一种历史交往。它充满着冲突和斗争,也经历着传承和吸收,还交织着融汇和综合。21 世纪文明交往是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更加深入化的时代。文明交往的主流是各种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共同发展。人们对文明交往的未来理应持冷静与乐观的历史态度,因为它总的趋势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总的特征是多样性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

《中东国家通史》就是以文明交往理论为线索,以文明交往的历史主线来贯通中东各国的内部和外部诸多联系,来沟通中东各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来会通各种交往方式,力图勾勒出中东各国的基本历史面貌和国情特征。

五

《中东国家通史》在关注中东各国文明交往活动的同时,也注重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各方面交往活动,为此在每卷的最后,都设有专章来集中叙述中国与各卷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联系。

这是撰写中东史的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事,也是对文明交往的另一个专题性历史个案分析,同时也是这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的特色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就随之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不断增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逐渐复杂化,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在古代世界中,特别在一些世界大帝国之间,就出现了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和一些国家关系体系,用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

在这些国家关系中,中国和中东地区之间的交往很具有代表性。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以其“华夷一统”秩序原则,与中东地区各国进行了悠久广泛的文明交往。

早在汉代,中东地区就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中介地区。当时与汉帝国处于同一古典文明等级、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同中华文明东西交相辉映,造成了古典丝绸文明交往之路的繁荣。但是,这两大帝国之间的文明交往的中介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波斯(伊朗)帝国和贵霜帝国更处于枢纽和前沿地位。汉王朝与波斯帝国和贵霜帝国之间是三强鼎立的平等友好交往。这东方三强,和西方强国罗马一起,合演世界文明交往四重奏,共同维护丝绸古道安宁与畅通的国际秩序。

到了唐代,中华文明之光,辉煌四射,和中东地区兴起的、地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彼此吸引、互相交往,同时也发生冲突,当然还有政治和军事合作。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交往,是中国在中东对外交往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国际文明交往史上的重要篇章。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两大文明,都各自在营造自己的国际关系体系。它可分别称之为“华夷一统”与“阿拉伯伊斯兰”秩序。这两种秩序此消彼长,终于随着751年(唐天宝十年)怛逻斯之战唐军失败而使“华夷一统”秩序在中东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代之外,基本上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呈守势或防御性攻势的状态。

但是,民间的文明交往,商旅、教旅和文化交流,却通过各种渠道,时多时少,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进行。这些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越了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特别是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扩以后,中国和中东各国经历着共同的遭遇

和命运,人民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与联系。所有这些,同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交往一起,成为今日中国与中东各国平等、友好、合作的历史基础。

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我编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忽然想起了马克思这段至理名言。我今年已六十有八,是“坐六望七”之年了,放着轻松不享,却要耗费心力去编写这样大部头的书,莫非忘记了年龄,要“入地狱”了。

中国有句老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七十虽说不稀,也已是老龄阶段的第二个十年了。要说“入地狱”,早该到了“入口处”了。不过。马克思把“科学入口处”比作“地狱入口处”,那是指但丁《神曲》中所描述的由面对现实的“地狱”,经过苦斗的“炼狱”,从而到达理想“天国”的科学韧性追求,其实质是一种奉献精神。惟有奉献,而后方有求实、求真、求是、批判的科学信仰和科学态度与方法。因为科学就是艰辛的创造性事业,它最需要的就是奉献;科学的核心就是奉献人类,奉献社会。

1993年3月12日,我在《阿富汗史》的跋语中写过:“《阿富汗史》是西北大学南亚中东史博士点拟议的中东国别史丛书中的第一本。列入计划的还有土耳其、海湾五国、也门、以色列、埃及等国。不料第一本书就遭受磨难,使人慨叹不已……”。在跋语中,

我坚信有历史学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不会被短见所惑。盛世修史,修史资治,普及和提高历史素质,实在是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所必需。我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的话,正好同马克思的“入地狱”比喻意相贯通。在跋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中国学者撰写的系列《中东国家通史》,必将和外国作者的同类书籍并列在我国图书馆的书架上,供莘莘学子们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历史意识、获取历史智慧、探索历史启示和提高历史素质之用。”

《中东国家通史》似乎应了中国一句名言:好事多磨难。屡经磨难的《中东国家通史》,终于有幸遭遇西北大学进入 211 工程的良好时机! 1997 年,它被列入 211 重点课题项目,被作为标志性成果而给予资助。陕西省“三五”人才建设基金办公室也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把这部近三百万字的《中东国家通史》,列入了选题。我真的夙愿得偿,要“入地狱”了。“入地狱,写中东史”,成为今后四年奉献自己心力的行动口号。

最近我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名叫《活出意义来》的译著。它是奥地利精神病医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名著。过去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时,有一种消极的、但又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以苦为乐。如果从这种消极意义上理解“入地狱”,那是很难振作科学精神的。维克多·弗兰克则从积极方面,深刻地指出,人们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原因,在于“由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虚”。人们应当为生命找出意义,特别是要找出某一时期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这就是他的独特着力点。请看他的精彩论述:

“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天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第十章 独立后的南也门	255
一、南也门的政治发展	255
盖哈坦·沙比执政——纠偏运动后的政治变革	
——也社党的成立及党内斗争——“1·13”事件	
——比德时代的政策调整	
二、南也门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264
南也门的经济——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宗	
教与宗教政策	
第十一章 起伏跌宕的也门统一进程	272
一、南也门独立至第二次南北战争期间的统一进程	272
南北也门统一的基础与障碍——最初的统一尝	
试与第一次南北边境战争——开罗统一协议	
——的黎波里宣言——哈姆迪与统一进程的	
发展	
二、第二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后的也门统一进程	281
加什米遇刺与第二次南北边境战争——科威特	
协议——阿里·纳赛尔执政初期的南北关系	
——新的南北统一势头	
三、也门统一的实现	287
“1·13”事件对也门统一进程的影响——统一进	
程快速发展——萨那协议与也门的统一——促	
进也门统一的因素	

第十二章 统一后的也门	295
一、过渡时期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295
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实施——过渡时期的经济与 政治危机——政治危机的影响与解决——第一 次议会选举与新政府的建立	
二、1994 年夏季内战	304
新的政治危机——夏季内战——内战的影响 ——导致内战的因素	
三、内战后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重建	314
战后的也门局势与政治民主化政策的调整—— 内战后也门主要政党间的关系——内战后的首 次议会选举——萨利赫总统的政治平衡政策及 其影响——内战后的经济重建	
第十三章 也门与中国的关系	331
一、历史上也门与中国的关系	331
汉魏时期的也中关系——唐宋时期的也中关系 ——郑和下西洋与也中关系的发展	
二、现代也中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339
万隆会议与也中建交——向伟大的中国握手致 敬——政治关系发展良好——经贸、文化领域 的交往与合作	
主要参考书目	351

编后记 355

Contents

Preface to <i>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i>	1
Introduction: A Survey of Yemen	1
1. Arabia the Land of Felicity	1
2. Yemeni Geographic Environment	3
3. Yemeni Social Infrastructure	6
Chapter I The Ancient Yemeni Civilization before the Rise of Islam	13
1. States in Yemeni before the Rise of Islam	14
2. Yemeni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culture	32
3. The Relations between Yemen and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40
Chapter II Yemen under the Rule of Arab caliphs	53
1. Islamization and Politics in Yemen	53
2. Yemen during the days of Umayyad Dynasty	63
3. Yemen during the days of Abbasid Dynasty	68

Chapter III	The Yemeni Independent dynasties from the	
	Abbasid Period to the Late Middle Ages	73
1.	Several Dynasties Founded by Arabs	73
2.	The Ayyub State in Yemen	88
3.	The Rasul Dynasty	94
4.	The Tahir Dynasty	100

Chapter IV	The First Conquest by the Ottoman	
	Empire of Yemen and the Rise of Imam	
	Qasim Dynasty	107
1.	Sulaiman Pasha's Conquest of Aden	107
2.	The Rise of Imam Qasim Dynasty and the	
	Success of Anti-Ottoman Movement	110
3.	The Rule of the Imam Qasim Dynasty	114

Chapter V	The Second Conquest by the Ottoman	
	Empire of Yemen and the Occupation	
	by the British the South Yemen	120
1.	Muhammad Ali's Conquerst of Yemen at the	
	Name of Ottoman Empire	120
2.	The Second Conquest by the Ottoman Empire	
	of Yemen	123
3.	Britain's occupation of the South Yemen	135

Chapter VI	The Independent Yemen: The Mutawakkiliah	
-------------------	---	--

Kingdem	139
1. Imam Yahya's Failure in the Dream of Unification	139
2. The Feudalist Theocracy and Despotic Rule of Imam Yahya	145
3. The Rise of the Modern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Yemen	151
4. Yemen under the Rule of Imam Ahmad	160
 Chapter VII The Found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Yemen Arab Republic	172
1. "The September 26 Revolu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YAR	172
2. The Fight for Defending the Republic Regime	180
3. YAR's Political Changes after the Civil War	206
 Chapter VIII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in YAR	218
1.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AR	218
2. Education, Health, Literature and Art	227
3. The Social Customs in YAR	236
 Chapter IX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South Yeme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243
1.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South Yemen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Movement	243
2. The Armed Anti-Britis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Yemeni and the Foundiny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249
Chapter X The Independent South Yemen	255
1.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DRY	255
2.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PDRY	264
Chapter XI Ups and Downs in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of Yemen	272
1.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from the Founding of PDRY to the Second Border War of Yemen	272
2.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after the Second Border War of Yemen	281
3. The Realization of Yemen Unification	287
Chapter XII The Unified Yemen	295
1.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politic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295
2. The Civil War in the Summer of 1994	304
3.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ebuilding of Economy after the Civil War	314

Chapter XIII	Relations between Yemen and China	331
1.	Relations between Yemen and China in History	331
2.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lations between Yemen and China	339
Main References		351
Postscript		355

绪论：也门概况

一、幸福的阿拉伯之地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东邻阿曼，北接沙特阿拉伯，西临红海，南濒阿拉伯海、亚丁湾，隔曼德海峡与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相望，扼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出口。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东西方交通要道，曾是著名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和香料之路的起始点。也门国土面积 53.1869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2 000 多公里。人口约 1 700 万，居民绝大多数为阿拉伯人，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首都萨那。

也门(YAMAN)的意思是“右边”或“南边”，这是因为它在麦加克尔白神殿之南而得名。正如叙利亚被称为沙姆(SHA'M)一样，其意为“左边”或“北边”，因为叙利亚位于克尔白神殿之北。

也门有 3 000 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它是阿拉伯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与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相比，历史上的也门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森林覆盖，物产丰富，故被古希腊人称为“幸福的阿拉伯之地”，阿拉伯人则称其为“绿色之地”。勤劳勇敢的也门人民曾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了辉煌的也门古代文明，这里有举世闻名的马里卜大水坝，堪称世界第一摩天大楼的雾木丹宫……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第一章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 也门古代文明

也门是阿拉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在史前这里就已经有早期人类生息劳作。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东方学者就在哈达拉毛地区发现了一些石器,这些石器与在东非发现的石器十分相似。80 年代初,也门矿产石油总公司勘探队在马里卜东北 80 公里处的萨菲尔进行石油勘探作业时,发现了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其中有马蹄形的武器和大量箭头。1982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在马里卜南 35 公里处的朱维亚谷地发掘到一些史前人类工具,意大利考古队在豪兰地区也发现了一批类似工具。从也门及附近地区考古发现的石器、雕刻铭文和历史文献可以确定,古代也门社会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血缘氏族到部落群体、部落联盟的原始部落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

由于农耕的发展,金属工具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随之而来。在阶级出现的时期,各个部落由于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利益关系而组成部落联盟或部族,一些强大的部落成为其他部落围绕的中心,部落联盟的首脑——大酋长,往往是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部落首领,它们有由大酋长主持的部落首领会议,部落出现了负责保护部落安全或袭击其他部落的战士阶层及专门从事农耕的务农阶层,土地和土

地上的人都属于大酋长和部落酋长会议管理。部落联盟促进了部落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及部落的混合同化。

部落范围内的这种巨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摧毁了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集体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并导致国家的出现,领袖部落变成行政、经济、政治权力的中枢,它们形成了也门古代国家的核心。自公元前 14 世纪起,也门陆续兴起了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奴隶制国家,奴隶制阶段一直延续到公元 6 世纪初叶,阿比西尼亚灭掉最后一个奴隶制国家,也门进入封建社会。

一、伊斯兰教兴起前的也门国家

马 因 王 国

马因王国是也门出现的第一个国家。但对于马因人的谱系及马因国家建立的时间,史学家的意见不尽相同。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盖哈坦的后裔,大约于公元前 14 世纪在萨那北部的焦夫地区建立国家。其首都为马因城,该国及其人民也以马因命名。后马因城改名为盖尔诺。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因人是阿里马克人的分支,他们最初是从伊拉克迁到南阿拉伯半岛,在焦夫地区建立了马因国家。1870 年法国的东方学家哈利菲在焦夫地区发现了马因城废墟,并获得了一批马因铭文,进而证实了马因国的存在。马因人最初用腓尼基字母记录他们的社会活动,讲古阿拉伯语。希木叶尔文字出现后,改用希木叶尔语言文字,在阿拉伯半岛、埃及、沙姆发现的希木叶尔铭文说明,马因人曾占领了南起哈达拉毛,北至希贾兹的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区域,其势力一度扩展到巴勒斯坦南

部和埃及东北部,取代了亚述人、腓尼基人、埃及人的地位。

马因王朝最初是以神庙经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神权政体,国王称为“麦兹瓦德”,即大祭司,在宗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带有宗教与世俗职能于一身的特征。后改称“马利克”,即国王,国家体制改为世俗体制,但国王仍被视为神权的代理人。据考证,马因王国约有 27 位国王先后当政,王位为世袭制,由父传子,或兄弟相传。马因国实行准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机构主要由征收赋税的经济财政部门、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部门和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部门组成。国家下设省、市行政区,各省、市有自己的政府、神社和宗教机构,并在中央政府派有自己的代表。而中央政府在各省、市也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国家各部及省、市主要官员由国王任命。国家还设有由部落酋长、城市首领和高级僧侣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及法令的颁布实施需经该委员会讨论认可。因而国王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

农业是马因社会的基础经济,马因人十分重视耕作条件的改善,他们筑坝开渠,兴修水利,政府还指派专职官员负责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防止浪费,使尽可能多的土地得到灌溉,焦夫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代灌溉系统工程遗迹和马因铭文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

马因人以商业活动闻名于世,他们打通了马因经阿拉伯半岛北部游牧地区通往埃及、叙利亚的商道,将也门特产的各种香料、手工业品及来自印度的货物,用庞大的驼队运往埃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为保证商队安全,防止游牧部落袭击,商队有军队护送,商道沿途设有驿站,并有武装卫队驻扎,一些驿站发展成为马因人的殖民地。

国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商业、农业税收、国有土地租金及什一税。寺庙收入除靠寺庙所属土地租金外,还靠社会捐献及人们向神敬献的礼品。当人们大病痊愈、旅行或战争平安归来、农业丰收、经商获利后,往往要到寺庙向神祇敬献礼物,表达对神的忠心,以期得到神灵的永久保佑。寺庙的收入除用于自身各种消费外,还应拿出一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如修建公共设施,加固城墙等,但像水坝、道路、城堡、寺庙等大型公共设施则由部落组织实施。

公元前7世纪,马因王国开始衰落。一些省、市纷纷摆脱中央政府控制,宣告独立,马因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力锐减。此时,马因王国的邻国和多年的竞争对手萨巴王国乘虚而入,向马因人发动全面攻势。约于公元前630年,马因王国被萨巴人征服。

盖太班王国

阿拉伯史学家对于盖太班王国出现的时间,意见不尽一致,多数学者认为其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灭亡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末,并根据一些碑文记载推断,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50年,是盖太班王国最灿烂的时代。

盖太班王国系盖哈坦人分支——盖塔阿人的后裔在亚丁以东的比汗所缔造,首都为台木奈耳(现在称库哈兰)。盖太班人使用希木叶尔文字,语言与萨巴方言相似。国王最初称为“穆卡拉布”,其意是接近神的人,即神与人间的中介。后改称“马利克”(国王)。王位采取世袭制,父子相传,也可兄弟相传,即使国王有子嗣在世。早期的盖太班王国势单力薄,往往在马因王国和萨巴王国的霸权

之下生活。著名的穆卡拉布叶达阿·艾卜·扎布延当政后,重视农业,发展商业,加强国防,励精图治。他组织部落筑坝开渠,兴修水利,劈山修路,改善交通,架起了快捷安全的内外贸易通道;在边防战略要地构筑进攻、防守双向功能的坚固工事。在这个时期,盖太班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四方商贾纷至沓来,内外贸易十分活跃,国家税收增多,国力日益增强,疆土也不断扩展。东起比汗,西至曼德海峡,南自亚丁,北到萨巴边境的这片广阔土地,被置于盖太班国王的麾下。正是这位穆卡拉布将“马利克”(国王)的封号首先加在自己的头上,开创了盖太班王国的新时代。盖太班王国设有部落委员会和国家咨询委员会。前者主要由部落领袖及地主、牧场主代表组成,其职能为制定与土地使用、租借、税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承担土地管理、出租的行政工作。但它所制定的法律法规须得到后者的同意,才可实施。国家咨询委员会由国王及商业贵族、大土地所有者、政府官吏所组成,享有以国王的名义发布法律的权力和赦免犯人的权力。有时可取代部落委员会主持土地法的实施。国王通过这两个机构调整他与臣民的关系,维护和推行其统治。

马因王国灭亡后,盖太班王国被视为萨巴王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双方为了争夺土地和商道的控制权,进行过多次战争。在马里卜毕勒基斯神庙发现的碑文,记载了两国曾经爆发过的一场持续5年之久的战争。战争由盖太班人挑起,萨巴王国的盟友拉因小王国支持萨巴人与盖太班作战,但战争最后以盖太班人的胜利而告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通过这场战争,盖太班人占领了拉因的扎卜汗和萨巴尔等地。经过一段平静之后,两国间再起烽火,盖太班人接连失利,于公元前540年被萨巴人征服,成为萨巴国王的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希木叶尔王国

希木叶尔人系盖哈坦人希木叶尔支的后裔,早期生活在也门西南高原的里丹地区。公元前 200 年左右,他们在里丹建立了酋长国,最高领袖称为祖·里丹(即里丹部落大酋长),佐法尔城是他们的政治中心。在也门的部落战争中希木叶尔人征服了周围的其他部落,政治、经济实力迅速壮大,遂之与萨巴人开战,攻克马里卜,推翻萨巴政权,于公元前 115 年建立了希木叶尔王国。

希木叶尔王国约存在了 640 年,它的历史被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公元前 115 年至公元 300 年,最高统治者称萨巴·里丹之王,首创者为伊勒·舍勒哈·叶赫祖卜,首都设在佐法尔。但马里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国王经常于佐法尔与马里卜两城之间奔波,处理国事。

希木叶尔人继承了马因—萨巴文化和商业,他们的语言就是马因、萨巴人的语言。他们修复了因战乱而破坏的水利设施,并建起了一些新水坝,使也门的农业恢复生机。收集乳香和发展商贸仍是国家的重要财源,他们重整陆路商道,改善码头、港口条件。陆路有驼队,海上有船队,商旅往来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再振也门“世界商人”之雄威。建筑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他们兴建城堡、寺庙、宫殿,著名的雾木丹宫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作。

也门人垄断东西方贸易一天,就昌盛一天,但公元 1 世纪后他们已经不能控制这种贸易了。公元前 24 年,罗马帝国的埃及总督阿里约斯·查鲁斯为夺取东西陆路商道控制权,领兵入侵阿拉伯半岛,罗马军队在也门境内遭到希木叶尔人的沉重打击,狼狈逃回埃及,于是放弃占领阿拉伯半岛计划,转而企图控制红海商道。公元

40—50 年间,罗马人希帕拉斯探得了阿拉伯海、印度洋季风秘密和直达印度洋的水路,从而打破了也门人独占红海贸易的格局。罗马商船进入印度洋,使也门的海上贸易走向衰落,经济基础受到削弱。

希木叶尔王国第二时期从公元 300 年至 525 年,始于希木叶尔国王舍麦尔·叶勒阿什。他执政后征服了哈达拉毛和叶麦那特,将国王的封号变为萨巴、里丹、哈达拉毛、叶麦那特之王。叶麦那特大概是阿拉伯半岛西南边陲一带的统称。这位国王穷兵黩武,能征善战,据说他曾攻打过东非海岸、伊拉克、波斯、呼罗珊,撒马尔罕就是因他而得名的。公元 400 年后,艾布·凯勒卜·艾斯阿德当政时期,国王的封号又增加了几个词,改为萨巴·里丹·哈达拉毛·叶麦那特山区和帖哈麦的阿拉伯人之王。说明希木叶尔人的政治势力又有所扩展,他们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中部的部落,统一了南阿拉伯半岛。编年史家认为该国王即是《古兰经》中提到的图巴尔(国王)艾斯阿德·卡米勒。晚期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有关他远征的传奇故事很多,据说他曾占领了半岛北部城市叶斯里卜(今麦地那),还征服过波斯、阿塞拜疆,甚至一度攻占了中国的西藏,掠夺了大批的牛羊财宝,还留下了部分希木叶尔人在西藏生息繁衍。当然,这些传说的可信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阿比西尼亚第一次入侵也门

公元 3 世纪,阿比西尼亚的阿克苏姆王朝业已兴盛,其势力范围不断向临近地区扩展。330 年,基督教经叙利亚传入,并很快成为阿比西尼亚的国教。340 年,在罗马皇帝支持下,阿比西尼亚国王阿里·阿米德派大军攻打也门,希木叶尔人抵抗失利,也门被阿

比西尼亚人占领。阿比西尼亚国王进攻也门的理由是报复舍麦尔·叶勒阿什国王 4 世纪初对阿比西尼亚的袭击,而其真正的动机则是控制也门港口与红海商道,掠夺也门农业、商业经济资源和在也门传播基督教。

阿比西尼亚人在也门约统治了 35 年,在这期间,阿比西尼亚统治者一方面不顾也门人民死活,大肆掠夺也门财富;另一方面又以圣徒自居,在也门强力推行基督教,激起了也门人的强烈不满,骚乱不断,以致水利失修,马里卜水坝被山洪冲垮,万亩良田被毁,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失去土地的部落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到半岛北部、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等地。378 年,阿比西尼亚国内因基督教传播引发动乱,希木叶尔国王凯勒卜·叶赫阿曼乘机发动武装暴动,赶走阿比西尼亚人,也门获得独立。随后,希木叶尔诸王又恢复了他们很长的称号,并保持着他们的地位,直到公元 525 年。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传入

南阿拉伯半岛的宗教,就其本源来说,属于拜物教,以星宿崇拜为主。但公元 1 世纪后,基督教由叙利亚经半岛北部开始秘密传入也门,而公开地大张旗鼓传教则是在阿比西尼亚人占领也门之后。公元 356 年,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向也门派遣了一个基督教代表团,协助阿比西尼亚人传教,团长为西奥菲拉斯。其目的是通过传教将也门拉入基督教圈,为罗马向南阿拉伯半岛扩张势力服务。西奥菲拉斯在亚丁、佐法尔等地方各建一所教堂。由于也门人痛恨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人对于也门的统治,因此改宗基督教的也门人尚为数不多。自从一个叶菲米雍的圣徒把一神教会从叙利亚传入奈季兰,才获得成效。公元 500 年前后,奈季兰人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会和国家咨询委员会。部落委员会主要由部落首领、地主、农牧民代表组成,其职能是制定与土地开发使用及赋税相关的农业法令,并承担土地管理、经营、租让等行政工作。但它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必须经全国咨询委员会同意后方可生效执行。国家咨询委员会由国王及大地主、官员、商业贵族代表组成,国王召集并主持该委员会会议,其职能除审批部落委员会提交的农业法令外,有权以国王的名义颁布各种法规、法令。必要时可取代部落委员会和监督农业法令、决议的实施,该委员会还享有对犯人实行赦免的权力。

上述两个委员会一般都定期举行会议,当遇到重大政策、经济问题时,如国家对外政策、经济制度需全面调整,或发生战争、自然灾害,将举行紧急会议。各种法规、决议的通过,应经多数代表的同意。通过的法规、决议,通常要下达到各部落,由部落具体负责实施。

这种具有一定代议性质机构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国王与部落的联系沟通,同时也使国王的权力受到一定制约,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和国家的稳定,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到萨巴王国后期及希木叶尔王国时代,大部落首领、城市领袖、大官吏、大祭司势力加强,在部落里形成一个享有特权、占有大量土地的阶级。部落会议的作用削弱,并逐渐消失。

古代也门国家的行政区划分为中央、省、区三级,省长一般由大部落酋长(祖)担任,省区长官则由部落酋长(吉勒)担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省、区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各国政府一般都设有征收赋税的经济财政部门、负责战争和安全事务的军事部门及负责公共设施建设的工程部门。

随着也门古代奴隶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阶级分化日趋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第三章 阿拔斯王朝时期及 中古晚期的也门独立王朝

阿拔斯帝国的百年盛世是建立在对各族人民残酷剥削和专制统治的基础之上的。随着阶级、民族矛盾的深化,反对阿拔斯政权的起义和政治动乱此起彼伏。9世纪中叶,哈里发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依靠由突厥人组成的禁卫军,镇压起义和抑制地方封建主。结果禁卫军将领逐渐取得权势,哈里发大权旁落。以哈里发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名存实亡,阿拔斯王朝的经济、政治开始衰落。一些政治宗教势力也乘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独立政权,中央政权鞭长莫及。也门山多地险,难攻易守。也门人不满哈里发政权的残酷统治,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主张,因此成为各种反对阿拔斯政权的封建政治宗教势力发展的肥田沃土。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了一批独立、半独立的封建王朝。

一、阿拉伯人建立的诸王朝

基亚德艾米尔国

公元818年,阿沙伊拉部落和阿克部落在帖哈麦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阿拔斯人统治起义,总督伊卜拉欣·艾弗利基·沙巴尼镇压

乏力,也门局势一片混乱。为控制帖哈麦,稳定也门政局,哈里发麦蒙决定将帖哈麦单独立省,任命穆罕默德·本·基亚德为总督,令其领兵前去镇压起义。当年他平息了起义,占领了帖哈麦。翌年,他以帖哈麦为基地,建立了第一个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也门国家——基亚德艾米尔国。他自称为国家最高首脑艾米尔,定都札比德城。但在名义上仍隶属于阿拔斯王朝,按照阿拔斯王朝的规定,在聚礼日的布道中继续为阿拔斯哈里发祈祷,发行的钱币上铸有哈里发的名字,并向哈里发奉献贡税。因此,最初基亚德艾米尔国仅是一个半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国家。

在穆罕默德·本·基亚德在位期间,该国的势力扩展到萨那、亚丁、哈达拉毛、奈季兰及希贾兹地区,几乎统一了也门全境。在第四任艾米尔艾布·杰伊什·伊斯哈格时代,随着哈里发政权的日趋虚弱,基亚德国家从阿拔斯王朝独立出来,与阿拔斯王朝的关系,仅保留了在宗教布道中为阿拔斯哈里发祈祷而已。

在基亚德艾米尔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进行了一些建设和文化改革。整修了从哈达拉毛经亚丁、红海沿岸至麦加的商道及萨那至麦加的道路,既促进了内外贸易的发展,也为东方穆斯林到麦加朝觐提供了便利。贸易的兴隆,商旅云集,增加了国家税收。据估计,每年国家税收超过100万第纳尔。阿拉伯的地理学家麦格迪(985年去世)曾对都城札比德做了如下描述:“札比德是一个大城市,建筑美观,有也门的巴格达之称。这里有商人、伟人、学者和文人……这里比麦加更繁荣、更大、更雅致。”艾布·杰伊什死后,继任的艾米尔软弱无能,国家权力逐渐掌握在大臣手中,地方官吏各自为政,基亚德艾米尔国的势力范围几乎又回缩到帖哈麦地区。到了后期,统治集团上层权力

之争激烈,1021年,以北帖哈麦地区总督纳贾赫为首的集团,战胜以艾米尔府大臣纳菲斯为首的集团。纳菲斯被杀,纳贾赫占领首都扎比德,建立了纳贾赫艾米尔国。持续约200余年的基亚德国家灭亡。

雅法尔艾米尔国

基亚德艾米尔国的建立,在也门广大的地域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影响,很多地方势力纷纷效仿,引发了也门地方封建势力摆脱哈里发政权统治的独立运动。公元842年,库克班地区希巴姆城首领雅法尔·阿布杜·拉希姆·哈瓦拉带领当地部落举起独立大旗,建立了雅法尔艾米尔国,定都希巴姆。雅法尔系也门古代希木叶尔国王的后裔,在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时代,曾被萨那总督哈希姆任命为萨那的代理人,自那时起就开始谋划脱离阿拔斯人统治,实现独立。哈里发政权拒不承认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并派重兵前来讨伐。经数次交战,雅法尔人不但未被消灭,而且越战越勇,势力日益扩大,最后夺取了萨那,并威胁着基亚德人的统治地区。为了抑制雅法尔人独立运动,保持哈里发政权与也门的联系,870年哈里发穆阿台米德上台后,承认雅法尔人政权,任命雅法尔之子穆罕默德·本·雅法尔为萨那地区的代理人。从此使雅法尔人的独立合法化,但它在名义上仍保持与哈里发国家的宗主关系,在聚礼日的布道中为哈里发祈祷。

艾米尔穆罕默德在执政中主要依靠希木叶尔人和哈姆丹人,其势力很快扩展到哈达拉毛。但此后不久,统治家族内部发生权力之争,穆罕默德退位,其子伊卜拉欣继位后将穆罕默德杀害。此事件激起穆罕默德支持者的强烈不满,引发内战。与此同时,伊斯

玛仪派、栽德派等外部宗教政治势力也来到萨那地区,进行宣教活动和争夺势力范围。为了平息雅法尔人的纷争,遏制裁德派、伊斯玛仪派等什叶派势力在也门的发展,巩固哈里发政权对也门的控制,892年,哈里发政府命杰夫塔姆率军队去也门帮助艾米尔稳定局势,然而当也门政局恢复正常后,杰夫塔姆连同他的军队继续留驻萨那。雅法尔人对此大为不悦,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艾米尔艾斯阿德执政后,决定铲除这块心病,905年,他策划了一场武装袭击,将杰夫塔姆杀死。从此,雅法尔艾米尔国摆脱了哈里发政权的控制。

艾米尔艾斯阿德是雅法尔国最著名的统治者,他统治的后30年是该国最辉煌的时期,国力得到恢复,各部落关系得到改善,文化教育得到发展。教法、教律、圣训、经注学等宗教学科目及词法、句法、修辞等阿拉伯语科目备受重视。另一位著名的统治者阿布杜拉·盖哈坦,于967年执政后,断绝了与阿拔斯王朝的宗主关系,曾攻克了基亚德人首都扎比德,将势力扩展到杰纳德和贾法尔地区。997年他去世后,雅法尔国随之衰落,1002年被栽德派伊玛目军队所灭。

阿里·本·法德勒王朝

阿里·本·法德勒王朝,又称伊斯玛仪王国。它是9世纪末由伊斯玛仪派传教师阿里·本·法德勒创建的。

阿里·本·法德勒生于也门吉山小城,自幼聪慧勇敢,能言善辩。成年后到伊拉克库法学习伊斯兰教法、教义,被伊斯玛仪派伊玛目侯赛因·本·艾赫迈德看中,将其培养成该派的传教师,宣传该派领袖奥贝德拉·马赫迪的教义和主张。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张活动。首先占领了萨那周围的村镇,1049年攻占萨那,然后袭击了北方的伊玛目王朝。伊玛目艾布·法塔赫战死,伊玛目王朝势力大大削弱。1059年夺取了下也门和亚丁。1062年征服希贾兹,控制了穆斯林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同年又打败了纳贾赫王国,也门的170个部落酋长向他称臣,基本上统一了也门。

苏莱赫国王统治时期,也门完全独立于阿拔斯王朝,而与法蒂玛王朝仅保持着名义上的宗主关系。哈里发颁布苏莱赫国王的任命诏书,苏莱赫人在布道中为法蒂玛哈里发祈祷,除在一些重大节日里向哈里发馈赠礼物外,不向哈里发政府上缴赋税。苏莱赫召集也门的酋长、王公住在萨那,受他的直接监督,防止他们反叛。苏莱赫人信仰并宣传伊斯玛仪教义,但对其他教派采取宽容态度,实行教派信仰自由,协调和建立了各部落、教派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及经济好转,文化生活发展繁荣,涌现了许多诗人、学者。

1067年,苏莱赫国王在朝觐途中被杀,其子穆卡拉姆继承王位。他亲政后面临着许多难题,可谓受命于危难之秋。一是纳贾赫人占领帖哈麦,并将其母艾斯玛王后作为人质关押在札比德,要求他以土地换母亲;二是一些部落乘前国王被杀之机进行叛乱,叛军一度威胁到首都萨那的安全;三是伊玛目王朝也蠢蠢欲动,借机向南扩张势力。穆卡拉姆国王在王后艾尔娃的协助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保持了也门的统一和繁荣。穆卡拉姆的政绩得到法蒂玛王朝的嘉奖,将授予他父亲的全部权力和头衔授予给他,而他的妻子艾尔娃王后在也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超过了他。

艾尔娃王后被阿拉伯史学家誉为小毕勒基斯,也门人则尊称

她为自由的女主人。据说她是亚丁省长的女儿,幼年丧父,由艾斯玛王后养育成人。她美丽贤慧,聪颖机智,具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宏伟远大的政治抱负。起初,她经常为国王出谋划策,解决疑难,生捉纳贾赫国王赛义德,救出王后艾斯玛之计就是出自她手。国王病倒后,她就成为实际的国王。1091年,穆卡拉姆病逝,先后由其未成年的儿子阿里和穆卡拉姆的堂弟萨巴继承王位,但统治大权一直掌握在她的手中。萨巴为了获取全部权力,向艾尔娃求婚,遭到拒绝后,便通过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向艾尔娃施加压力,迫于压力她成为萨巴名义上的妻子。据传婚礼过后,他俩便各奔东西,而权力的分配依然如故,萨巴仅仅负责也门北部事务而已。

1099年萨巴病故,艾尔娃成为名副其实的女王。她将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到吉布拉城。为了巩固权位,在50多年的统治中,她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不仅牵动了阿拉伯半岛的诸王国和酋长国,也把法蒂玛王朝卷进斗争的旋涡。在她统治后期,公开宣布脱离日趋没落的法蒂玛政权,停止在聚礼布道时为哈里发哈菲兹祈祷。并将教权与政权相分离,宗教事务交由传教师全权负责。艾尔娃器重人才,招贤纳士,她的大臣和政府高级官员都是经她精心选择的,甚至从国外重金聘请顾问,协助她治理国政。女王十分关心畜牧业的发展,划拨大量土地作为牧场。在她的倡导下建立了良种站,引进、培养优良畜种,以提高牛、羊等畜牧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这在也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她还扩建了萨那清真寺,修建了吉布拉清真大寺,该寺至今保存完好。当时这座清真寺不仅是也门重要的宗教殿堂,也是著名的传播文化知识的圣地。

1138年,艾尔娃女王病逝,她没有为自己培养下一个强有力的继承人。此后,苏莱赫王国分裂为祖赖阿和哈提姆两个王国。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通过伊斯兰改革的途径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本国专制暴政斗争的热情。

1936年,他首次去麦加朝觐,在那里结识了沙基布·艾尔斯兰等一些阿拉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具有现代思想的穆斯林学者。在关于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讨论中,瓦里斯的渊博学识和立志投身阿拉伯国家改革事业的精神,赢得沙基布的高度赞赏,邀请他为其在黎巴嫩出版的杂志撰稿。瓦里斯也从讨论中受益匪浅,接受了些新思想,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因此,他认为朝觐不仅是履行一项宗教功课,而且是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各界穆斯林相互了解、交流合作的极好机会。基于这一原因,此后他又连续两年来麦加朝觐。

首次朝觐归国后,瓦里斯就在他任教的扎马尔一所学校开始实施改革和宣传改革思想。他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增添现代科学常识及阿富汗尼等伊斯兰改革家的改革思想学说。在清真寺的布道中,他联系也门实际,揭示穆斯林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及其危害。回国后,与国外的穆斯林改革派人士继续保持着广泛而经常性联系,互通信息。据说他每日收到的国外信函比伊玛目收到的还要多。瓦里斯在也门的声望和影响不断扩大。

1938年,伊玛目令教育大臣阿布杜拉将瓦里斯调往萨那,安排其负责国家编辑局和历史委员会工作。伊玛目这一举措表面上是重用瓦里斯,实际上是对他在扎马尔的活动不放心,企图把他监控起来。但瓦里斯并未因此而放弃改革活动,相反,却利用工作之便创办了名为《也门智慧》的杂志,他亲自担任主编,编委会吸收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其中包括被释放的前“斗争协会”主席穆塔阿。从而为改革派赢得了一块合法的宣传阵地。

瓦里斯办刊的宗旨,在《也门智慧》第一期的创刊词中做了明确表述。他们的刊物“应是宣传宗教改革的载体;应该是指导迷途者、教化愚昧者、唤醒沉睡者、根除腐败菌瘤、纯洁心灵的重要工具。”因此,宣传、倡导改革成为《也门智慧》的主旋律。自1938年12月第一期起,瓦里斯就以“改革”为主题,发表了“伊斯兰前、后的阿拉伯人”、“穆斯林的过去和现在”、“穆斯林如何恢复其昔日的光荣”等9篇系列文章,直到1940年遇害。

瓦里斯的改革思想立足也门,放眼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通过对穆斯林国家兴衰史的分析,探索现代穆斯林国家落后的原因和解决途径。

他认为包括也门在内的穆斯林国家的落后,首先归结于宗教思想方面的原因。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穆斯林领袖和宗教学者背离《古兰经》、“圣训”要旨,只注重宗教礼仪和个人功修的外在形式,忽视宗教精髓,使伊斯兰教失去灵魂,沾染异端。而自教历4世纪后出现的教法“创制之门关闭”论,剥夺了穆斯林按照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运用理性依据《古兰经》、“圣训”创制法律的权力,将他们的智慧仅仅局限于效法大法学家的范畴内。结果导致穆斯林的宗教思想从活跃走向僵化,伊斯兰教从开放走向封闭,严重制约了穆斯林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进步。

二是伊斯兰教内的各教派、法学派及党派间的无休止争斗、残杀,破坏了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和团结互助精神,削弱了穆斯林民族的力量。

三是穆斯林统治者视他们的权力为神授的永恒权力,将国家变为他们的私产,实行专制暴政,为维护他们的统治,反对科学和哲理,排斥社会精英,打击、迫害改革人士,保护落后势力。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校,他们有革命的激情和远大的理想。他们认为,也门人民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黑暗的统治之下,伊玛目政权的专制、奴役和压榨,使人民贫困不堪,国家一穷二白。必须摧毁这个现状,使也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来一个根本的、彻底的变革。

经过多次讨论和协商后,“自由军官组织”于12月初正式成立。参加筹建工作的军官们吸取了也门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革命组织的经验教训,自开始组建“自由军官组织”时起,他们就要将它建成一个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明确的革命目标的政治组织。在成立大会上,首先确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组织结构。它包括:(1)创建委员会,由与会的全体军官组成,为自由军官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2)指挥委员会,从创建委员会成员中选举出5人组成,其职责是主持本组织事务,制定组织工作章程,起草并发出必要的指示等。(3)基层支部,由创建委员会成员负责组织。(4)分支部,由基层支部成员负责组织。然后由参加会议的全体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艾哈迈德·拉荷米等5名少尉组成指挥委员会。最后,与会的全体成员在《古兰经》和手枪面前庄严宣誓:“……我要成为阿拉伯主义的忠实一兵,我要竭尽全力为我的组织和祖国献身。……不背叛组织,不泄露机密,即使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会后,应创建委员会的要求,指挥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制定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六项革命目标:

一、把祖国和人民从独裁、殖民主义及其残余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公正的共和政权,消除阶级差别和阶级特权。

二、建立一支强大的保卫祖国、捍卫革命及其成果的爱国军队。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吉达协议与哈赖德大会

1965年8月初,一大批来自也门君主派、共和派和中立派方面的酋长、宗教学者、社会名人聚集在沙特阿拉伯塔伊夫城,讨论也门内战问题。会后发表了由541人签名的《塔伊夫宣言》。他们在宣言中一致同意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忘掉过去,忘掉仇恨和悲痛,在也门建立过渡政权,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政体形式,并对撤退埃及军队和停止沙特援助实行监督。他们决定过渡时期的国家名称为“也门伊斯兰国”。

也门三派人士举行的塔伊夫会议,虽然属于非官方性质的民间会议,但它令纳赛尔总统大为震动,他感到如此规模盛大的会议之所以能在沙特召开,无疑得到沙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这就将埃及在也门问题上置于被动地位。特别是会议宣言将过渡时期的也门国名定为“伊斯兰国”,进一步对埃及支持的也门共和派路线和埃及在也门的多年努力构成威胁。为了扭转埃及面临的被动局面,在处理也门问题上与沙特平起平坐,纳赛尔总统于8月21日前往沙特会晤费萨尔国王。经过反复磋商,8月23日双方签署了解决也门问题的《吉达协议》。协议规定:立即停止一切武装冲突,由埃及、沙特组成联合和平委员会,监督停火;沙特应立即停止对也门君主派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或使用沙特的领土进行反对也门共和国的任何行动,埃及应从1965年11月23日起在10个月内撤出其在也门的一切武装力量;在1966年12月23日前,举行公民投票,由也门人民自由决定他们所满意的政府,在过渡时期行使权力。双方决定1965年11月23日在也门西北部的边境城市哈赖德举行共和派与君主派代表会议,贯彻《吉达协议》,协商解

决也门问题。

但协议签署后,共和派在叙利亚的支持下表示反对,苏联也对萨拉勒总统施加压力,并以向他提供更多的军火为诱饵,要他拒绝妥协。为保证哈赖德会议按时召开,给和谈创造良好的环境,纳赛尔总统将萨拉勒召到开罗,由共和派中的主和派负责与君主派谈判,解决也门问题。任命努曼为总理,阿姆里代理萨拉勒总统的一切职权。因为当时共和派内部以及埃及有关方面认为萨拉勒是也门共和派与君主派进行和谈和达成谅解的重要障碍之一。

为了应对哈赖德会议,1965年11月20日,共和政府领导人在萨那共和国宫举行共和委员会和内阁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在哈赖德会议上必须坚持共和政体。2.拒绝哈米德丁王室家族返回也门。3.出席会议代表难以确保共和体制时,交由人民裁决。这三项决定成为共和派代表团会谈的基本原则。

1965年11月23日,哈赖德会议如期举行。到会的除共和派、君主派代表团、沙埃联合观察组和联合和平委员会外,还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许多人对这次会议寄以很大希望。

在第一、第二次会议上,冲突双方代表都表达了真切希望实现统一,确立和平,结束战争的美好愿望,会场内气氛友好,但自第三次会议起,当讨论过渡时期的国家政体形式问题时,双方意见出现严重分歧,且各持己见,互不妥协,会谈陷入僵局。

君主派代表首先提出,过渡时期应以伊斯兰国作为政体形式。共和派代表则坚持过渡时期仍保持共和制,因为它是得到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的合法政体,而也门的君主政体已不复存在,也不合法。因此,它不能与共和制相提并论,其代表团无权规定这种折中政体形式。共和派代表团还提出在承认共和制的前提

下,共和派准备吸收哈米德丁家族以外的君主派人士加入过渡时期的政府。君主派代表坚决反对共和派的主张,坚持共和派必须先同意在过渡时期取消共和制,改变国家名称,才可进行其他问题的谈判。联合观察组对此问题做了有利于君主派的解释,即也门现行的两种制度合并为一种政权形式,这种政权既不是共和制,也不是君主制。共和派代表拒绝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面对这种状况,共和派代表团团长埃里亚尼分别给纳赛尔总统和费萨尔国王去信,说明共和派代表团的立场。其中谈到:(1)由于双方代表团都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协议,我们产生了分歧。当求助观察小组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要废除现行的共和制和已不存在的君主制,然后选择一个既非共和制又非君主制的中间形式。如果埃及、沙特两国同意观察小组宣布的解决办法,我们共和派代表就把责任交给这两个国家,由他们来处理也门人民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最能解除他们三年来提供给双方的武装的。(2)共和派坚持被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现行合法政体,它是也门人民流血奋斗换来的成果,废除公认的共和制度,其后果只能是内战。(3)解决作为导致破坏、蹂躏根源的哈米德丁家族问题。将其驱逐出也门。

与此同时,君主派代表团团长沙米也给纳赛尔总统和费萨尔国王去信,指责共和派态度顽固,践踏吉达协议,拒不遵照大会的工作日程办事。

费萨尔国王给两派的答复是,本次会议既不讨论国家体制问题,也不研究哈米德丁家族驱逐出也门的问题,这是人民的事,应由他们来决定。希望双方继续会谈,不要拖延。而纳赛尔总统在复信中则强调也门人有自由采取各种决定。两位元首的来信对打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击萨那外围的机场和共和派阵地。有时君主派的军队攻达萨那城门附近,对共和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瓦解共和派军民的斗志,君主派大肆宣传:“萨那即将陷落,共和制即将垮台。”穆罕默德亲王还向共和派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他们“要么投降,要么就被消灭”。当时,萨那仅有2000名正规军和一些哈希德部落武装,面对君主派的围攻,共和派采取了积极抵抗政策。共和政府通过萨那电台呼吁萨那及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粉碎君主派的进攻。萨那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成立了人民抵抗部队,他们除了在军事上支援武装部队和公安部队保卫城市外,还承担起维持城市治安,保护交通和公共设施的任务,他们的口号是“与共和国共存亡”。共和政府派外交部长哈桑·马基飞抵莫斯科,请求苏联给予紧急援助,苏联给也门空运来1万吨粮食和大量武器装备,还提供了30架米格战斗机,由在苏联培训的也门飞行员驾驶。叙利亚向也门提供了10架战斗机及飞行员。1968年1月初,应召回国的阿姆里中将被任命为共和委员会委员,并成立以他为首的“战争内阁”,负责萨那保卫战的指挥工作。

在苏联和叙利亚战机的大力支援下,阿姆里将军指挥由伞兵、炮兵、装甲兵、突击队组成的正规军及部落武装和人民抵抗部队,协同作战,有效地抵御住了君主派的围攻。2月6日,共和派军队击溃了控制萨那至荷台达公路的君主派守军,打通了萨那与荷台达港口间的这条战略要道,解除了萨那长达70天之久的被困局面。此后,战斗开始朝着有利于共和派方面发展。君主派的围城部队在共和派军民的军事打击下,节节败退,被迫放弃攻打萨那的军事行动计划。

自1967年11月28日萨那被君主派武装包围至1968年2月6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为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加什米的这些新的举措和政策,又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矛盾,并导致一场军事哗变。

原指挥委员会委员、伞兵部队司令阿卜杜拉·阿卜杜·阿里姆对加什米推行的政策及权力分配极为不满,于是带领他的伞兵部队转移到塔兹以南的哈吉利亚地区,宣布脱离中央政府,与加什米进行军事对抗,企图以此迫使加什米让步。塔兹省组织了一个调解团前往阿里姆处,劝说他放弃该决定,但他的部下将调解团人员全部杀死。加什米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调集大量兵力前去镇压,5月底,平息了这场叛乱,阿里姆逃亡亚丁。

然而,内乱平定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政治惨案。6月24日,加什米总统在总司令部办公室会见南也门政府特使时,特使携带的手提箱发生爆炸,加什米总统及特使当场被炸死。北也门当局指控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是暗杀阴谋的策划者。阿拉伯世界及国际社会对南也门当局制造的这场恐怖暗杀事件给以强烈谴责。沙特阿拉伯在暗杀事件发生后,迅速作出反应,发表声明,坚决站在北也门人民一边,以维护也门人民的遗产和信仰,决不容忍来自任何国家对北也门内政的任何干涉。

暗杀事件发生后,南也门统治集团内部分歧与斗争随即公开化,在苏联的支持下,以伊斯梅尔总书记为首的激进派发动武装政变,战胜了以鲁巴伊主席为代表的温和派,鲁巴伊被捕后即被处决。鲁巴伊执政后期,主张与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合作,对已在国内推行的社会主义不热心,伊斯梅尔决意在反对“机会主义”和“部落主义”等口号下,全面打击和排挤鲁巴伊势力,因此,不少资料提出暗杀加什米的幕后策划人不是鲁巴伊主席,而是得到苏联

支持的伊斯梅尔总书记,其目的旨在阻止南北也门与沙特阿拉伯及西方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但暗杀事件无论是南也门统治集团哪一方所为,其后果都是十分恶劣的,它使南北也门的国内形势都十分严峻,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地区形势更加复杂,为大国对南、北也门的渗透和控制提供了条件。

萨利赫总统的铁腕统治

加什米总统遇难的同一天,北也门成立了总统委员会,负责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议长阿卜杜·克里姆·阿尔什任主席,加尼任总理,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塔兹军区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任委员。7月中旬,时年36岁的萨利赫被人民议会选举为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萨利赫1942年生于萨那省的拜特·艾赫马尔村。他的家族属于也门著名的哈希德部落成员。16岁入伍,18岁进武装部队士官学校学习。1962年参加了“9·26”革命,1964年入装甲兵学校,毕业后投入了捍卫共和国的战斗,他是“70日战斗”的英雄之一。在战斗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和良好的指挥能力,由一名普通士兵逐级晋升为旅长,直至军区司令。萨利赫卓越的组织、指挥才干,在其执政期间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展现,成为北也门共和革命后执政时期最长,政绩最为显赫的领导者。

萨利赫上台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为求得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发展,采取了刚柔并举的灵活策略和广开言路、综合治理的方针。他果断镇压了10月15日宪兵司令穆哈欣·法拉赫和社会、劳动、青年部长穆格比尔等文职人员发动的军事政变,参加政变的领导人被处极刑。然后通过谈判和武力的形式逐步解决全国各地

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同时积极争取和团结左翼党派人士和部落酋长,尤其是前议长艾赫马尔等有影响的大酋长的合作与支持。萨利赫成功地将左翼政党组织控制着的民间合作发展机构置于他的麾下,在1979年1月举行的也门民间合作发展机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该机构总联合会主席,加强了政府与各民间合作行会的联系。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使民间合作机构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萨利赫于同年5月成立了15人咨询委员会,并将99人的人民议会增加到150人,为一些有影响的部落首领及社会名人提供更多的参政议政机会。大酋长艾赫马尔被任命为上述两会成员。萨利赫总统并非部落主义者,但是他出自也门最有势力的哈希德大部落,与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谙达部落人情世故,大酋长艾赫马尔称他为“自己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有助于他得到哈希德部落酋长和群众的信赖、支持,并使他与艾赫马尔酋长建立起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他们看似政治上的竞争者,而实为相互依存、协调合作的政治伙伴。这种关系一直维系至今。萨利赫还有计划地会见大小部落首领,或定期举行对话会,与社会各界共商国事,以达到相互沟通和理解,使他们在政治上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增加了对部落地区的经济支持,改善生活条件,出资修筑公路,创办学校、医院,实施水利、电力工程,推广合作社。这些项目深受部落地区广大群众的欢迎,有利于中央政权深入到各部落地区,弱化部落主义。

萨利赫执政后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是,制定一部能体现不同观点、不同思想倾向的北也门人共同意愿的民族宪章和建立一个代表北也门全民族利益的全民性组织——全国代表大会。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20.86%，农业占 14.76%，公用事业占 10.40%，工业、能源占 9.8%。

据也门中央计划机构报告，“三年发展纲要”实施期间，资金投入基本到位，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 12.6%，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 7%，均超过了预定目标。其中工业部门年增长率达 8.6%，交通运输业达 8%，农业部门达到 4.9%。

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商品贸易中，也门继续呈现较高的贸易逆差。据统计，三年期间进口商品总额为 37.57 亿里亚尔，出口商品总额为 1.752 亿里亚尔，累计贸易逆差达 35.858 亿里亚尔。这主要是由于也门以棉花、咖啡、皮革等初级产品为基本出口商品，生产技术落后，缺乏竞争力，而国内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不断提高，本身缺乏替代进口的能力。但是进入 70 年代以来，也门人去海湾产油国务工者渐多，无形贸易收入剧增。三年发展纲要期间约有 120 万也门人在海外工作，侨汇收入达 34.197 亿里亚尔，成为也门经济的重要支柱。

五年发展计划的实施与成就

自 1976 年起，北也门政府开始实施五年发展计划。三年发展纲要的经济增长大目标虽然得以实现，但这是在北也门社会经济低水平上的进步，其经济状况实际上依然十分脆弱。“一五”计划（1976/1977—1980/1981 年）重点加强交通运输、工矿、水电和农业，建立完善的教育、培训制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建设现代国家。“一五”期间计划投资 159.71 亿里亚尔，其中交通运输业占 30.84%，农业占 14.3%，工矿业占 13.6%，水电业占 8.6%。计划投资资金的 41.4% 来自外援，16.6% 来自政府拨款，其余为各类民

族资本。5年期间,计划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8.2%。

“一五”计划制定于哈姆迪主席执政后期,中经加什米主席执政期,结束于萨利赫总统执政初期,伴随北也门的一系列政治波动,“一五”计划的实施受到一定影响。实际投资115.58亿里亚尔,为原计划的73%。国内生产总值由1975/1976年的49.35亿里亚尔提高到1980/1981年的65.55亿里亚尔,年均增长率为5.9%。没有达到8.2%的计划指标。其中交通运输业为7.7%(计划指标为11.3%),工矿业为29.9%(计划指标为23.6%),水电业为20.4%(计划指标为20.4%),发电能力由1975/1976年的13.2兆瓦特,增加到1980/1981年的64.3兆瓦特。而农业年增长率仅为1%,与5.5%的计划指标相差较大。中央计划机构认为,造成农业部门增长缓慢的原因是:灌溉用水不足;计划投资金额不到位,只完成了预定农业项目的38%;农村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谋生,或去海外打工,致使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广泛种植卡特树(其叶具有麻醉作用),影响了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此外,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仍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五”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基础年的818里亚尔,增加到918里亚尔,年均增长率为2.5%,没有达到6.3%的增长目标。

针对“一五”计划期间的各种问题,“二五”计划(1981/1982—1985/1986年)提出的目标是,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和能源,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自给率,加强对石油、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寻求新的财源,扩大民族工业规模和类型,向部分替代进口方向努力,为私有企业参与“二五”计划实施提供便利。计划投资281亿里亚尔(约64亿美元),其中外资约占51.2%,5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下调至7%。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比德时代的政策调整

以比德为总书记的也社党新领导集团为了克服“1·13”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稳定局势,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对留在国内的亲阿里·纳赛尔分子进行拘捕和清洗,被逮捕者达1—2万人。二是发布大赦令,对那些在“1·13”事件中拿起武器但是没有杀人的人,受命参加军事活动和被胁迫而卷入事件中的人给以赦免,并号召流亡国外者回国,以争取人心。三是举行大选,产生合法政府,选举于1986年9月底进行,参加选举人数约70余万,投票率达98%。四是公审,自12月初起,对包括阿里·纳赛尔在内的国内外142名“1·13”事件参与者进行公开审判,并以叛国罪判处阿里·纳赛尔及10名军政人员死刑。

除上述四大措施外,新政权还大力推行积极外交政策,发展和加强同苏联、东欧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改变形象,争取外援,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也门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生活的恢复给予很大援助,1987年苏联提供了1.3亿卢布的贷款,提供并补充了一大批较前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使其武装配备超过了“1·13”事件以前的水平。同年,海湾国家向南也门提供了7000万美元贷款,用以兴建医院、住房和实施饮水工程项目等。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新政权得到了巩固,社会基本实现稳定。1987年1月,也社党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全会主要研究了有关社会经济生活、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这次会议标志着也社党在发生重大动乱后,再次进入国内经济建设时期,并把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着经济建设方面转移。

80年代末期,苏联及东欧国家大力推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这对一直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作为效仿榜样的南也门政权产生巨大影响,并对其僵化、封闭式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不小冲击。在苏联的敦促下,比德政权开始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思想,根据南也门的具体国情进行了试探性改革。政治方面,决定实施政治多元化,扩大民主,允许合法建立政治党派,改变自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民阵或也社党一统天下的状况。但对哪些党派可以自由活动做了如下限制,“只有那些参加过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并且至今仍然忠于‘10·14’革命原则的党才能重建和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1990年3月召开的也社党三届十九中全会保证实行民主改革,纠正过去的错误。关于政党、出版自由的基本法于4月得到批准。

在经济方面,对过去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实行新的经济政策,改变过去大力扶植国有企业、极力限制私有经济的做法,注意发挥私有部门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农、贸、住房方面的作用,给私有企业和私人投资提供多种便利,还特别制定了鼓励侨民投资法,保护侨民投资者的利益,从而提高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出现了经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二、南也门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南也门的经济

南也门独立前的经济,是殖民地、封建混合型经济。南也门主要城市亚丁是世界第二个最重要的燃料补充港和转口贸易站,月

均 500 艘船只在此加油卸货,小亚丁有一座英国投资的炼油厂,其他工业微乎其微,地方生产总值的 80% 来自服务部门,极少有规模的工业和通讯、进出口公司、旅游机构、金融等服务性经济部门都掌握在外国资产阶级手中。在农村地区,素丹、艾米尔等封建统治者和大地主占有 80% 的肥沃土地和 20%—25% 的低产田,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不能自给,广大农民生活普遍贫困。

南也门独立后,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在农村,新政府没收了前封建统治者的土地,同时进行土地改革。1968 年 3 月颁布第一份土地改革法。1970 年又颁布土地改革修正法案,将常年灌溉的土地个人最高拥有量定为 20 费丹,雨水灌溉的土地个人最高拥有量定为 40 费丹。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建立国营农场和农业、渔业合作社。国家对农、牧、渔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禁止私人交易。在城市实行国有化措施,1969 年 11 月颁布了外国企业国有化法令,将属于英国、法国、美国、印度的 36 家金融、贸易、保险和石油制品销售等公司收归国有。1971 年又将一批民族资本和一般外商拥有的货船、旅馆、商店、电影院及私人房产收归国有,1975 年收回英资亚丁炼油厂。政府允许成立私人与国家合资的混合贸易公司,但一些必需品的进口只限于国有公司,政府还结束了亚丁的自由港地位,改设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主要从事经由亚丁港向附近国家的转口贸易,从而确立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宰地位。

在经济建设初期,南也门的经济遇到了严峻挑战,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来亚丁港的船只骤减,大大影响了港口的服务业,也损害了旅游服务业。另外,英国及其家属的撤离,商业、建筑业收缩,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南也门政

府不得不向国外寻求援助,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南也门当时的主要依靠对象。据统计,1967年末至1980年9月,南也门共获得外国贷款13.93亿美元,而其中苏联、东欧和中国共占64.3%。

自1971年起,政府开始实施国家发展计划。三年发展计划(1971/1972—1973/1974年)是一个过渡性的计划,投资规模不大,其目的是为后来的发展计划摸索经验和铺设道路。三年计划预计投资总额为4000万第纳尔(1.2亿美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占1/3,农业和工业各占1/4,而实际投资仅为2477万第纳尔(7431万美元),其中外援占资金来源的60%,自筹资金占40%。在三年计划期间,铺设公路300公里,建立了一些小型地方轻工业和全国性的商业网。1974年人均收入约55第纳尔(165美元),国际收支平衡出现120万第纳尔(360万美元)赤字。

第一个五年计划(1974/1975—1978/1979年)是在国内经济条件相对好转的情况下实施的。1975年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为亚丁港的复苏增加了信心。一五计划投资2.762亿第纳尔(8.286亿美元),其中外资约占75%,重点发展渔业、畜牧业和工矿业。一五计划期间实际投资为1.95亿第纳尔,完成预计指标的75%,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8%。人均收入提高到75第纳尔(225美元),增加就业人数达7.3万人。工业生产总值从1973年的2431万第纳尔(7293万美元)提高到1978年的2990万第纳尔(8970万美元),全国公路长度由1973年的300公里增加到1978年的1411公里。出口产品由1973年的430万第纳尔上升到1978年的760万第纳尔。但进口货物从1973年的3500万第纳尔(1.05亿美元)增加到1.23亿第纳尔(3.69亿美元)。70年代中期,政府放

宽对移民的限制后,1976年已有12.5万工人在海湾工作,侨汇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末地方收入总值的近50%来自侨汇,侨汇开始成为弥补贸易赤字的手段。尽管如此,南也门的经济还是很落后的,197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0美元。

由于1979年南北也门爆发战争及政府财政遇到困难,二五计划被调整到1981年执行。

二五计划(1981/1982—1985/1986年)的指导思想是发展基础设施,加强出口产品生产,扩大收入来源,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强调勘探石油和其他矿物,发展渔业资源。投资预算为5.082亿第纳尔(14.73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4.606亿第纳尔(13.357亿美元),人均收入为111.7第纳尔(324美元)。在此期间,苏联人在夏卜瓦发现了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油田,其石油储量约为5亿吨,至此结束了南也门无油的历史。苏联还帮助铺设了从油田到亚丁湾的输油管道。管道长约200公里,日喷油能力为50万桶。1989年,南也门向国外输出石油。

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南也门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除了后来收归国有的那些企业外,又新建了50多家中小型工厂,已拥有炼油、纺织、轻工、食品、鱼类加工、卷烟、电力和建筑业。1983年工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

南也门有2/3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可耕地约23万公顷,不足全国陆地面积的10%,主要集中在三大农业区:三省的阿比洋三角洲,二省的梯本三角洲和五省的哈达拉毛河谷。独立后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扩大了水浇田面积。农业以种植棉花为主,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棉花年产量在2000—3000吨,除供本地纺织厂

用外,还有一半可供出口。粮食年产量在 9 万吨左右,仅占国内需求的 30%。蔬菜基本自给,鱼类有大量出口,但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和牲畜。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南也门政府开始进行经济改革,鼓励私人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引入市场机制,搞活国有企业。但 90 年代初,南北也门实现统一,南也门的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独立前,南也门的现代教育主要集中在亚丁,有小学 44 所,中学 13 所,在校学生约 2.3 万人,还有一所工业技术学校,中学的课程全部用英语讲授。而保护地的教育多为传统模式,一种是封闭式的私塾,一种是附属清真寺的小学校,此外还有一些官办的中小学校,但办学规模一般都不太大,各类学校学生总和不足 2 万人。

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重视改建和创办新型学校,把学校作为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播革命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努力消除旧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一代新人。

政府实行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支出约占国家预算的 18.5%。在三年发展计划完成时,全国已有小学 927 所,在校生达 21.2795 万人,中学 19 所,在校生 6.4388 万人,职业学校 1 所,在校生 1 223 人,师范学校 3 所,在校生 1 070 人,全国识字人数达 27.1%,男子识字人数为 47.7%,女子识字人数为 7.9%,文盲率为 70%。在“一五”和“二五”期间,政府继续扩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从两个不同层面深化教育事业发展。一是加大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格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实行新的政策,注重发挥私营部门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使南北社会差距有所拉近。另外,由于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南也门在苏联的利益中已变得无足轻重,苏大力削减对南也门的财政支持,并在1990年初停止对南也门约4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使一直依靠苏联过日子的南也门失去了政治、经济、军事支柱,从而增加了南也门的危机感和自强自立的迫切感。寄希望于南北统一来摆脱政治、经济困境。

二是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美冷战趋于结束,苏美在中东的争夺趋于缓和,从而减轻了大国对也门事务的干涉,有利于南北也门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和实施统一计划。

三是南也门采取多元外交,对西方国家逐渐开放,与美国改善关系,而美国希望参与南北也门地区的石油勘探、开采项目,捞取经济利益,也需要与南也门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南北也门对美外交呈现平衡态势,有助于消除美国对统一国家产生的各种忧虑,使美国无借口反对和破坏也门的统一。

四是北也门在萨利赫总统的领导下,社会基本安宁,民族趋于团结,政局稳定,国力增强,经济形势优于南方,而萨利赫总统一贯致力于统一大业,其统治地位不断巩固,威望日益增高,这为南北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五是北也门的经济状况虽然优于南也门,但南北也门都属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1987年底在南北边境有争议地区发现大量石油,促使双方谋求尽快统一,共同开发石油资源,改变也门的贫困面貌。

六是80年代末地区集团化发展趋势,对南北也门的统一起到了促进作用。为摆脱政治、经济困境,南也门希望加入由北也门、

埃及、伊拉克、约旦四国组成的阿拉伯合作委员会,而南北也门的合并使其自然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90年代初南北也门的快速统一,实现了南北也门人民的多年夙愿,但由于时间紧迫,将一些本应在统一之前解决的问题,带到了统一之后,给统一国家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十二章 统一后的也门

一、过渡时期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实施

按照南北也门统一协议组成的过渡政权,实际上是由原北方执政党全国人大与原南方执政党也社党组成的两党联合政权。过渡政权的权力分配基本上遵循了南北平衡的原则,由5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其中北方人占3名,南方人占2名,总统为北方人,副总统为南方人;政府总理为南方人,副总理为北方人;国家过渡议会议长为南方人,副议长为北方人;政府各部正副部长也按此模式均衡分配。

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民主化浪潮影响下,为适应统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也门执政两党将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作为巩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国家复兴的重要发展战略,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运动。首先通过立法确定了国家民主化的原则。统一宪法草案明文规定,每个也门公民都享有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国家保障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出版、摄影自由;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分性别、语言、肤

色、种族、职业、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而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有依法组织、参加政治组织及其他组织的权利。宪法草案还规定：议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由选民通过直接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年满 18 周岁以上的也门公民享有选举权，年满 25 周岁以上的也门公民享有被选举权。而也门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保障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实行多党制、宪政选举制和议会制，为政党与公民参政提供机会，为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铺平道路。为此，在过渡期间组建了政党和政治组织委员会，负责制定政党法和监管政党组织事宜。同时组建了最高选举委员会，负责制定宪政选举法及具体宪政选举工作，以便在多党制的基础上按期进行宪政选举，建立新议会和由议会中取得半数以上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

统一初期的也门，实行了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多党制，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为谋求合法地位，争取参政权利，纷纷登台亮相，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政党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很快就发展到 40 多个。在这些政党组织中，除执政的全国人大和也社党外，最有实力和影响的要算也门改革集团。它是以北方为基地、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传统伊斯兰政党，其成员主要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哈希德及巴基勒等北方大部落和大批保守的穆斯林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回国的伊斯兰圣战者。该组织赞成沙特实施的清教徒习俗和教义，主张伊斯兰法为立法的惟一源泉，坚决反对与《古兰经》相抵触的一切法律。因此，人们常称其为伊斯兰改革党。改革集团控制着也门国内的宗教学校和向清真寺输送宗教训导员的培训局，并将其势力伸展到萨那大学。由于也门允许个人拥有和携带武器，改革集团还掌握着一定数量的部落武装民兵，它是两

大执政党的强有力竞争者。同时,改革集团在政治上支持萨利赫政权,而与也社党针锋相对,矛盾重重,视也社党为“不信安拉的少数派”,它时常寻求同全国人大结成联盟挤压也社党,或利用执政两党间的矛盾和斗争,扩大自身势力。

与全国人大、也社党和改革集团相比,其余的政党组织之规模及影响要小得多。其中有些组织是 60 年代的也门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的复活或由其派生而出的,如社会复兴党、纳赛尔主义统一先锋、纳赛尔主义民主党、人民进步组织等,有些完全是建立在地区、宗教、部落基础之上的,如真理党,系建立在什叶派支派栽德派教义基础之上的传统伊斯兰主义政党,其领导者都是赛义德派系圣裔,旨在谋求栽德派神权政治的复兴。在政治上、资金上,该党得到伊朗什叶派政权的支持,向亲沙特的改革集团发起挑战,与其争夺对宗教机构的控制权。也门人联盟是起源于南也门部落的政治组织,自称代表伊斯兰观点,在南也门民主共和国时代,其领袖一直留居沙特阿拉伯,主张按照阿联酋的模式恢复南阿拉伯酋长国联邦,它在国内的支持者受到镇压。也门统一后,在由原南也门部落首领和宗教学者组成的长老会的帮助下,得以重新组建。然而,这种部落—伊斯兰教联盟在南方地区是难以让多数人接受的。统一集团组织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政治团体,主张在也门推行政治自由主义,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颇有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小党,实际上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小集团,或仅仅出于几位亲朋好友的好奇心,一哄而起,甚至没有成文的党纲,更谈不上群众基础。有些学者称也门的这种现象为“政治膨胀”。

随着政党组织的不断增加和实施新闻、出版自由,也门的报刊

杂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据统计,在统一后的一年内就有80多种刊物相继问世,除少量属于官方的刊物外,大多数为政党或民间创办的,政党组织及也门广大民众通过这些刊物使自己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得以充分的表达,也门的政治思想战线显得异常活跃。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行政监督管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刊物,特别是政党组织的机关报成为党派之间相互攻击、谩骂的工具,尤其是在议会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更为突出。

过渡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南北也门统一后,也门联合政府把发展也门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来抓。政府拟订的主要经济目标是通过发展基础设施来扩展国家的工业基础,计划在经济首都亚丁建立一个自由工业和贸易区,以吸引各方投资,建立自由的工厂和企业,鼓励私有经济参与国家发展项目,加强公路和交通网建设,大力开发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业资源,并积极发展农业和渔业,提升自给率。但这一计划很快因海湾危机而受挫。

1990年8月初,伊拉克武装占领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也门政府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但主张伊科问题应在阿拉伯大家庭范围内和平解决,反对将此问题国际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进驻海湾地区,特别是部署在沙特,并投票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授权驻在海湾的多国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付伊拉克的决议。沙特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美国等西方大国认为也门偏袒伊拉克,对其十分不满,断绝了对也门的财政、经济援助。此外,有近百万在海湾国家工作的也门侨民被驱赶回国,这不仅使也门在经济上失去了十几亿美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最高选举委员会将全国分为 301 个选区,每个选区由诸候选人中选举一名议会议员,即整个国家议会有 301 席。也门当时有居民约 1400 万,在登记处注册选民人数达 270 万人,投票率达 80%,妇女选民占注册选民的 20%,其投票率不足 40%,参加竞选的政党有 20 个,候选人总数为 4 870 人,女候选人仅 40 人,这引起了妇女组织的不满,认为主要政党提出的妇女候选人太少,当然这也与也门传统社会性质有关。候选人中独立人士占的比例高达 74%。

有 8 个政党在议会中获得了席位,它们是全国人大(123 席),也门改革集团(62 席),也社会(56 席),复兴党(7 席),真理党(2 席),纳赛尔主义统一组织、纳赛尔主义纠正组织、纳赛尔主义民主组织各 1 席,其余席位从选举公布的结果看被独立人士获得,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有些政党让其成员在该党群众基础薄弱的选区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竞选。如有 22 名独立人士议员宣布属于全国人大,13 名独立人士议员宣布属于也社党,还有 12 名独立人士议员宣布在议会中和也社党保持一致。这样,人民大会的席位就达到了 145 个,也社党的席位达到了 69 个,成为第二大党。在 301 名当选的议员中,女议员仅占 2 名,均来自南方选区,一名为也社党人,另一名为独立人士。

这次由多党参加竞选,选民直接、自由投票选举的民主试验基本获得成功。虽然在极个别选区发生了流血事件,还出现了一些政党相互指责对方在选举过程中弄虚作假,采取不正当手段赢得选票问题,以致有十几名当选者的议员资格提交最高法院裁决后才生效,但各党对最终选举结果表示尊重。

全国人大在选举中获得的议席最多,但并没超过半数,不能单

独组阁。针对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萨利赫提议由三个主要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从而打破了南北两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削弱了也社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对国家权力的布局也进行了适当调整,将原也社党人雅辛担任的议长职位让给了改革集团总书记艾赫马尔,这将有助于也门与沙特阿拉伯改善关系,议会对原总统委员会表示信任,要求总统委员会继续履行其职责,组织新政府。这样,从法律程序上完成了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

这次议会选举是也门社会朝着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成功是也门统一、民主道路上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南北也门统一的正式完成,从此结束了由原南北两个执政党分享国家权力的过渡阶段,为巩固国家的政治稳定,推动社会进步,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1994 年夏季内战

新的政治危机

三党联合政府组成后,本应平静下来的也门政坛,不久又起波澜。也门社会党与全国人大之间的权力之争再次爆发。

为了加强全国人大的执政地位和总统本人的权威,萨利赫总统在刚刚组建的联合政府会议上提出,根据选举结果,全国人大应在最高权力机构中享有决策权,要求修改宪法,给予总统任命副总统的权力。比德及其支持者对此极为不满,比德认为,选举的结果不应是权力分享的惟一准则,正副总统均应由人民选举,并要求扩大地方政权机构权力,强调地方官员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而不是

由中央任命。其目的是维护也社党在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保证也社会党对南方诸省的控制。

1993年6月,全国人大和改革集团趁比德出国访问之机,企图压也社党同意修改宪法,改总统委员会制为总统制,提出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副总统则由总统任命。8月19日,比德从国外直接回到原南也门首都亚丁,他指责以萨利赫为首的全国人大违反两党已经达成的关于正、副总统均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协议,并拒绝赴萨那就任副总统。从而引发了一场新的政治危机。

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在萨利赫手中,早已引起也社党的不满。萨利赫似乎不向任何人负责,他通过对中央银行的控制行使绝对的财权,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们掌握这个国家的安全,他有一支强大的国民卫队,战略要职由其兄弟或同乡或同族人担任。也社党从形式上看也被委任了国家的一些要职,如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等,但他们被架空,没有实权。因此,比德向萨利赫提出了旨在简政放权、保障也社党的政治利益和人身安全的18点政改计划,这也是比德重返萨那的基本条件。但没有被萨利赫总统接受,10月11日比德拒绝去首都萨那宣誓就职副总统,11月11日,也社党公开谴责北方企图打着统一的幌子吞并南方。此后,包括总理阿塔斯在内的也社党的内阁成员陆续返回亚丁,出现了两个分裂的政府各司其职的局面。南方领导集团欲通过这种举动迫使萨利赫总统让步,满足比德提出的政改计划,扩大南方的独立自主权,或组成松散的联邦。而萨利赫坚持中央政权在各个领域的统治,并把比德等南方领导人指责为分裂主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南北对立形势,三大执政党与反对党代表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了和平对话委员会,自11月22日开始在亚丁

和萨那频频开会,寻求尽快结束危机的途径。约旦和阿曼等阿拉伯国家也不断进行斡旋。于1994年1月18日达成名为《政治力量对话各方建设新也门的誓约和共识文件》的和解协议,对双方有分歧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和执行措施。协议主张进行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改革。要求比德放弃对南方油田的控制权,萨利赫则要在安全和财政问题上作出让步。2月20日,在约旦国王侯赛因主持下,萨利赫、比德及也门其他各派政治力量领导人在安曼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

然而,和解协议的达成并没有消除双方的深刻矛盾和内心疑虑。签字仪式结束后,比德和也社党副总书记穆罕默德拒绝萨利赫总统要他们返回萨那的恳求,而自行其是地前往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进行访问。次日,南方统一旅的部队与驻阿比洋的北方巨人旅的部队发生武装冲突。经对话委员会军事小组调停,冲突于24日停止。在此冲突中,双方死6人,伤2人。为制止冲突和军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3月初,也门政府决定将南、北方军队撤回到1993年8月19日政治危机爆发前的营地,并由也门军方与约旦、阿曼军事小组以及美国和法国的武官组成联合军事小组监督执行,但无济于事。此后,又发生多次武装冲突,也社党试图将北方军队的巨人旅赶出南方,全国人大及其支持者则对驻守在北方扎马尔和阿姆兰的南方军队两个旅实施军事包围,控制其行动,必要时予以消灭。

1994年4月4日,在阿曼苏丹卡布斯努力下,比德与萨利赫在阿曼举行会晤,谈判和解问题,但无果而终。据说萨利赫怒气冲冲走出会场,并扬言要诉诸武力。4月27日,驻阿姆兰的南方军队与北方军队发生冲突,双方动用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一步联合的潜在威胁。因此,他们不希望也门统一的局面继续下去。尽管沙特及其海湾盟国与南也门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大不相同,但他们在也门南北双方的冲突中,依然站在了也社党一边,沙特接受了比德的访问,却拒绝了萨拉赫。据报道,沙特在也门内战中支援南方 100 辆主战坦克和 1 亿美元,海湾其他国家也为南方提供了武器和金钱,支持南方与北方分庭抗礼。

其次,除了物质援助外,海湾国家还从外交方面支持南方脱离北方。当南方宣布独立时,他们(除卡塔尔外)便含蓄承认南方独立,称也门一方宣布成立也门民主共和国以及回到 1990 年统一前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埃及、叙利亚等国与沙特基本保持一致的立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多次提醒萨利赫,如果北方拿下亚丁,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解决,战争也不会保证也门可能保持统一。并说:“北方夺取亚丁被认为是强占。”南方的独立就是同这些支持它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协商后决定的。

另外,俄罗斯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对南也门的独立也间接产生了一定影响。南方领导人及其支持者认为,不甘寂寞的俄罗斯为了显示其大国的地位,需要在中东重新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由于历史上的联系,南也门很可能是它的最好选择。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承认这个新的国家,并与美国磋商后”,可能会承认南也门。对俄罗斯寄予很大希望。以致在南也门宣布独立时,有些新闻媒介跟着做出了“俄罗斯随即第一个承认其独立”的失实报道。

三、内战后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重建

战后的也门局势与政治民主化政策的调整

内战结束后,也门面临着严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内战使因海湾战争影响已经十分脆弱的也门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交通、供水、发电、炼油等一些重要经济基础设施及许多住宅建筑遭到破坏,工业生产趋于停滞,农业与进出口贸易严重受损,通货膨胀率高达 120%,里亚尔与美元的比价频频下跌,政府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4%,失业率超过 25%,工薪阶层实际收入锐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犯罪率上升。重建费用至少在 100 亿美元以上。

在政治方面,内战打破了也门的政治力量平衡,使也门的政治格局出现深刻变化。全国人大作为内战胜利的一方,战后与其政治伙伴改革集团实行两党联合执政,败北的也社党被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沦为在野党,从而结束了首次议会选举形成的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

为了控制政局,萨利赫政府收复南方后,一方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要在维护宪法尊严的前提下,通过对话解决政治分歧,尽快恢复受战争破坏地区的正常公共生活,扩大人民参政,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并向联合国保证,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宣布大赦,向战争受害者家庭以及由于“分离行动”的结果而蒙受财产损失的一切公民进行赔偿。以安抚国民,尤其是南方民众。另一方面实施了针对反对党的“特别措施”,恣意挥舞“叛国”、“叛教”大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一度被埃塞俄比亚人所占领。378年,希木叶尔人摆脱埃塞俄比亚人统治后,为发展经济,恢复其在红海、印度洋贸易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扩大商业收益,增强国力,迫切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于是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希木叶尔国王穆尔西德·艾林(495—515年)派使节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就是其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完全符合两国政治、经济利益。

7世纪以前,中也间的贸易关系以海上间接贸易为主,也门商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发挥过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首先运到斯里兰卡,然后由也门、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运到波斯湾、亚丁湾和红海。到达也门港口的中国商品或供当地需要,或沿海继续北上抵达埃及,或转由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之路北上,运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地。

唐宋时期的也中关系

7世纪上叶,唐帝国兴起,疆域向西北、西南扩展,国家强盛。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崛起。双方积极谋求友好合作,建立广泛联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门作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阿经济文化交往大潮中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受益匪浅。

据《旧唐书·大食传》等史籍记载,唐永徽二年(651年8月25日)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首次遣使来唐,此后,至贞元十四年(798年),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节37次。中国派往阿拉伯的使节,我国史料虽无记载,而阿拉伯的一些学者认为,唐朝皇帝首先派遣使者会见穆斯林哈里发。据说,波斯、罗马

被新兴的穆斯林力量战败后,派使者向中国皇帝求援,并述说新兴穆斯林力量的危险性。唐皇帝未有满足来使的要求,而派使节去阿拉伯了解实情。中国使节的到来,促使哈里发奥斯曼遣使回访中国,从而为中阿两国友好往来打下良好基础。

自8世纪开始,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日趋频繁,特别是海上贸易出现了大发展。据唐贞元(785—805年)年间宰相、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所录的“广州通海夷道”,中国帆船从广州启航,经马六甲海峡和斯里兰卡直至波斯湾。并由东非坦桑尼亚的三兰国北上南阿拉伯半岛亚丁、希赫尔、卡勒哈特、苏哈尔到波斯湾头乌波拉港,经营象牙、香药、珠宝、玻璃、丝绸、棉布、瓷器贸易。唐人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或称陶瓷之路),也门的亚丁湾在中阿及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据伊本·霍伯达记载,9世纪时来自欧洲的犹太商人以及埃及和红海沿岸的各种货物,多在吉达换船出红海东行。从红海驶往东方的船队,都以亚丁湾为主要港口,所以亚丁湾有“去中国之门”称号。公元10世纪的地理学家马克迪斯说,亚丁是个伟大、繁荣、热闹的地方,是个坚固而又活跃的都市。那里是中国的走廊、也门的码头、西方的货栈,有一切商品设施。据说亚丁不仅有中国商品,而且有中国人的居留地。此时,来中国的阿拉伯商船日益增多,其中希木叶尔(即也门)船只航行广州更是时有所闻。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城市成了阿拉伯客商的聚居地。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阿拔斯王朝与唐王朝曾在中亚发生战争,但逻斯一役,中国战败。但此次军事冲突并没有使两国关系继续恶化。战后第二年,阿拔斯哈里发就三次遣使来华,与中国修好。安史之乱期间(755—763年),曼苏尔哈里发应中国的请求,

派兵 4 000 帮助唐朝平定叛乱。阿拉伯援军多属骑兵,原籍也门,平叛后,大部分士兵在中国定居下来,与中国妇女通婚,在传播伊斯兰文化的同时,不断吸纳中国文化。这些人成为以后形成的中国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宋代(960—1279 年),中阿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双方贸易联系更加密切。自开宝元年(968 年)至宋开禧年间(1207 年)阿拉伯遣使中国达 49 次。阿拉伯与宋之通使,多由海通,其中不少是地方政府派遣的,如勿巡(今阿曼的苏哈尔,麻罗拔(哈达拉毛沿岸的米尔巴特)、层檀等。从朝贡的记载看,更多的使节实际上是舶主、蕃客,即商人。宋朝政府对于贡使以礼相待,常以等于或优于“贡物”价值的物品回赠。

献贡的阿拉伯客商中不乏也门富商,老船长蒲希密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多次来华,与宋朝廷交往密切。淳化四年(993 年)蒲希密到了广州,因老病不能北上,派副酋长李亚勿到开封朝献,有象牙 50 株,乳香 180 斤,宝铁 700 斤等贵重礼物。至道元年(995 年),又命其子蒲押陀黎奉献白龙脑、膠肭脐等多种名贵物品,宋太宗在崇政殿接见了,他,问及阿拉伯的一些情况,并留其在京城休养数月。返回时,降诏答赐蒲希密黄金,准其所贡之值。

宋王朝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并采取了一些促进中阿贸易往来的措施。如在阿拉伯世界开辟了航期可以缩短一年的麻离拔航线,派人去阿拉伯地区,招引外商;指定广州、杭州、泉州等处为国际港口,并在以上各地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货;保护来华外商的合法权益,对非法勒索、打劫外商者办罪等。中阿贸易蓬勃发展,来华外商日益增加。

宋代,中国商船常航行到波斯湾、亚丁湾等地进行贸易,中国

运到阿拉伯的商品,有瓷器、丝绸、金、银、铜钱、铁、刀剑、鮫革、天鹅绒及其他棉麻纺织品。《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中国瓷器是世界上最好的,远销印度、也门、摩洛哥。亚丁是华瓷外销阿拉伯的重要港口。也门人酷好华瓷,在一份 1151—1153 年亚丁统治者财产清单中,有来自中国精美的瓷器。也门作家阿布·马克拉姆记述了一个曾在中国经商的阿拉伯富豪,后回国定居亚丁,在他的财宝中,最受人称羡的便是中国瓷器。在现代考古发掘中,亚丁及其附近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十分丰富,有 9 世纪的白瓷、9 世纪以后的越窑、12—13 世纪的龙泉瓷和定窑瓷,以及耀瓷碗和瓷坛。在希赫尔及也门北方的扎哈兰发现了 14 世纪以后的青瓷和青花瓷。阿拉伯到中国的商船,大抵从也门的亚丁和苏哈尔启航,运来的商品有乳香、苏合香、龙涎香、没药、龙脑、蔷薇水、象牙、犀角、玻璃器皿、珍珠、玛瑙等。在输入中国的货物中,也门的乳香常占第一位。据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的外贸统计,广州一处所收乳香就达 34 万多斤。这主要是由于自唐末以来,焚香、薰香之习,甚为普遍。除闻香流行以外,举行葬仪时必用香料之风也扩大了,因此消费量剧增。乳香贸易备受宋朝廷重视,几乎全部成为政府的专卖品。除“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此外,南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对中国的医药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阿拉伯香药商人的宣传、指教下,乳香、没药、苏合香、血竭、芦荟、葫芦巴、河黎勒、龙脑等各种香药,为中国医药界广泛采用,出现了不少以香药为主的药剂。如乳香丸、没药散、苏合香丸等,对许多病症有明显疗效,颇受中国人民喜欢。以苏合香丸为例,《苏沈良方》卷五云:“此药大能安气血,却外邪。凡疾自内作不晓其名者,服此往往得救。唯治气疾、气厥、气不知……尤有神功。”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医学宝库,并为中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次前来中国访问从也门带来的使命是：也门伸出手来，向伟大的中国握手致敬，恢复真挚的传统友谊，并展望着充满兄弟情谊、合作与和平的未来。

巴德尔一行来华访问长达两周之久，与中国党、政领导人及各界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观了工厂和农村。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分别会见了巴德尔王储及其随行人员。周恩来总理与巴德尔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一直充满着真挚友好的精神。在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特别是同中东和阿拉伯各国以及亚非各国人民有关的国际局势问题上，双方达成许多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再次声明支持也门王国在南也门问题上的立场，也门王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应当迅速恢复。

巴德尔一行在京访问期间，北京市政府在北京体育馆为巴德尔来访举行了隆重欢迎大会。巴德尔在 8 000 人的大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他严厉地谴责了罪恶的殖民主义统治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东所进行的一系列侵略活动，认为亚非人民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维护独立。在谈到这次访问中国的感想时，他说，中国政府真诚地愿意加强也中两国的友谊关系，加强两国的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等各方面的合作关系。在访问中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建设祖国方面的坚强意志，这使他相信，东方各国人民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巴德尔的讲话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代表北京市人民向巴德尔王储敬献了锦旗，锦旗上绣着“我们向英勇地维护民族独立、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也门人民致敬。愿中也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亚非和世界

和平献出我们的力量”。

欢迎大会以后,北京的文艺工作者为也门贵宾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演出结束后,巴德尔一行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中央同演员们会见,并向演员们赠送花篮。

巴德尔王储此次访华,硕果累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了友好条约、商务条约以及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协定,中国政府同意以无息贷款和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也门修建公路和工厂。这些条约和协定说明了双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为两国间日益发展的友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政治关系发展良好

1962年“9·26”革命后,也门北方建立共和政体,也门政府虽多次更迭,但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也非常珍惜也门人民的友谊,双方的政治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1964年6月1日至11日,阿拉伯也门总统萨拉勒率团访问中国,两国重新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和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协定。也门政府一贯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23国提案,也门(阿拉伯也门和民主也门)就是提案国成员之一。1972年7月16日,艾尼总理来华访问,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4年4月,阿拉伯也门议会议长艾赫马尔大酋长率议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发展与中国人大的关系,增进也中人民的了解和友谊。1976年12月26日,哈姆迪主席来华访问,与中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0年9月,中国副总理姬鹏飞率中国政

府代表团对阿拉伯也门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了也门国庆活动。1984年中国政府派国务委员张劲夫率代表团访问也门,了解中也经济合作发展状况,促进中也经济技术合作。1987年12月24日至29日,阿拉伯也门总统萨利赫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国领导人李先念主席、邓小平分别会见了萨利赫总统,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与萨利赫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东局势、两伊战争和两国各方面互助合作进行了深入商讨。

南也门独立建国后,也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70年8月和1974年11月,南也门总统鲁巴伊先后两次来华访问,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2年7月,执政的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伊斯梅尔访华。1978年4月,南也门总理阿里·纳赛尔来华访问。1987年3月,南也门总理努曼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的协定》。1990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先后访问了阿拉伯也门和民主也门。钱其琛外长同阿拉伯也门外长埃里亚尼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领事条约》。

1990年5月,南北也门实现统一后,也中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两国高层领导友好互访更加频繁。1990年9月25日,两国外交部换文确认两国建交日期为1956年9月24日。1991年10月,也门社会党政治局委员贾尔拉·欧麦尔率也门执政两党联合代表团来华访问。1992年4月,也门外长埃里亚尼来华,双方签署了确认中国与阿拉伯也门1990年签署的领事条约适用于也门共和国的备忘录。同年,中共中央委员、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也门,会见了也门全国人大党主席、国家总统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年版。

23. 哈桑·艾哈迈德:《南北也门的争端:根源与发展》,金字塔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三、中文参考书目

1.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纳忠著:《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 郭应德著:《阿拉伯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马苏第著,耿飏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卡尔·布罗克尔等著,孙硕人等译:《伊斯兰各民族和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 穆斯塔法·穆罕默德·代巴额著,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译:《阿拉伯半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1. 艾哈迈德·拉荷米等著,杨福昌等译:《也门革命秘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2. 苏尔坦·艾哈迈德·欧麦尔著,易元译:《也门社会发展一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 刘竟主编:《中东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刘竟等著:《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 郑一钧著:《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17. 沈福伟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8. 白寿彝著:《中国伊斯兰教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 寺日隆信著,庄景辉译:《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

20. 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1955 年版。
21. 费信:《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1954 年版。
22. 《后汉书·西域传》卷 88,中华书局,1965 年版。
23. 《旧唐书·大食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
24. 《宋史》卷 186,中华书局,1977 年版。

编 后 记

一

当我审读《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之时,正是美英联军在伊拉克“倒萨”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海湾地区正成为世界上最热点,在它最临近的也门,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

最近,战争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战火不断,自然使人联想起文明交往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上海《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3期刊登了该刊特约记者巨永明对我的一篇访谈录,题目是《从“文明交往论”看中东冲突问题》。其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在回答时,除了一般地从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石油、地缘诸因素分析之外,主要从人类文明交往中的战争与和平两种形式做了解释,并且特别提到了用文明交往论为线索,正在陆续出版的13卷《中东国家通史》。

我是这样回答的:“从中东历史来看,战争形式是经常起作用的。如果从文明交往的理论来看,无论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是文明交往形式的不同类型。所以,我在商务印书馆最近陆续出版的13卷《中东国家通史》就是以文明交往理论为线索,以不同文明交往的历史主线来贯通中东各国的内部与外部诸多联系,来沟通

中东各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来会通各种交往形式,力图勾勒出中东各国的基本历史面貌和国情特征。就文明交往史实而言,中东地区不但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而且长期以来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区之一。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聚合,形成了文明交往的诸多独特性。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文明交往在中东地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战争成为交往的重要形式。战争的苦难缠绕着中东各国人民。”

与此有关的,是上海的《外滩画报》2003年3月21日《伊战特刊》上,也刊登了我的一篇访谈,其中对战争的解释是:战争是用军事语言表达的政治需要,是文明交往中政治交往以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政治交往的最高形式。这次美英联军的对伊拉克的“倒萨”战争,实际上是1990年海湾危机的继续,特别是“9·11”之后国际新形势下的继续,是政治交往的一个连续性的历史整体过程。政治交往的一个基本规律表现在交往一方不能满足另一方要求时,利益驱使着强者总是要把战争作为征服弱者的手段。因此,我在这篇短文上标上了这样的题目:《倾听战争背后基于利益原则的政治交往之声》。

我在这里谈中东历史和现实中的战争问题,自然包括也门在内。也门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在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中,战争与和平这两种交往形式,可以说如影伴形,交错地伴随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且不说前伊斯兰时期的两度埃塞俄比亚人的入侵和反入侵战争、波斯人的占领与反占领战争,也不谈伊斯兰时期的帝国征服与起义和王国之间的战争、奥斯曼帝国的两次占领与反占领战争。仅就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亚丁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和反对殖民统治的起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北也门的独立战争,

若读者喜爱此书可以于网店购买。

由于图像问题此处缺失数页内容。

夕阳见亚丁，雄山临海角。
峰峦簇嵯峨，铁色立若削。
尖矗皆火势，累累走楼阁。
意态何螭蟠，金精横秋岳。
斜坡下走者，亦复成剑铎。

.....

惟天设奇险，石势环萃确。
红海此门户，强英先据攫。
炮垒洞山腹，旌旗表苍莫。
锡兰与坡港，遥之相犄角。
远将大印度，一网无遗落。
尽握海王权，张翼远其啄。
嗟尔争当世，海险无复获。

康有为不是教旅、商旅，他是爱国的学者，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维新失败后，他仍关注国家命运和世界大势。因而在他的笔下不但诗境深远(如前一段)，而且眼界高览，诗句巧排，由也门联想到飞扬跋扈、张牙舞爪的英帝国。

作为政治家，他觉得写诗尚不能尽意，在诗之后，还写了下面一段慨叹文字：

“亚丁山势，耸峙无伦，英人夺之于法，沿山炮垒。终日依阑，望之叹息。追思所过要地，凡锡兰、槟榔屿、星加坡、香港、将二万里，皆英垒也，海权无与争峰者，不止中国事事落人后，即欧洲各国亦无不让英人占尽要着，岂天纵使然耶？抑谋国者有不藏耶？”

读康有为的咏亚丁诗文，不禁使人想起了他的“无限伤心过马

关”之句,那种悲中国落后之情、忧中国之命运而无奈之心,至今读之,仍有其震撼力。尤其是对英帝国“尽握海王权,张翼远其啄。嗟尔争当世,海险无复获”的咏叹,对“欧洲各国无不让英国占尽要着”的述况,使人想起了今日美国军事基地遍布世界、炮舰霸权取代英国的惟一超级帝国现状。英帝国已“日落”于“美利坚帝国”,英国已沦为美国的一个小伙计地位。布什政府相信上帝的使命在他的肩上,B-2轰炸机的机翼有如天使的翅膀,“张翼远其啄”于世界。对此,年届八旬的、享誉美国的剧作家诺曼·梅勒在2003年2月底的一次讲演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布什政府“沉迷武力”,将使美国“得到一个帝国,而失掉全部民主”。近10年来,美国在海湾、科索沃、阿富汗连打三仗,战争的胜利催生了美国新的“帝国梦幻症”。依我看,这是一种黷武和单边主义“疯狂症”,由“梦幻”的“先发制人”的“新帝国主义论”,再到“疯狂”的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归路,确实显露出“前法西斯主义征兆”。康有为当年对英帝国的霸权地位,提出了“岂天纵使然耶”的问题,似乎可用一句西方谚语来回答今日美国当政者患的“帝国疯狂症”:“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但愿上帝保佑美国,医好这种“梦幻症”和“疯狂症”,使人民少受其害。

彭树智

2003年4月7日于悠得斋